

周铁钧 著

我是

东北人

I COME
FROM
NORTH
EAST

东北人豪爽
东北人直率
东北人说话嗓门大
咋的了？！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是东北人

周铁钧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序

佛讲万事随缘，我与周铁钧先生似乎就很有缘。

2002年初夏，我受某报社之邀去往东北采风。进入关东的第一站就是锦州的义县。吃罢早点，我对陪同的当地领导说，我想见见文联的人，或者是作家。

几位领导欣然应见，并众口一词推举周铁钧。东北人做事干脆爽快，马上电话联系，不到十几分钟，周铁钧便匆匆赶到。

周铁钧身高1米7多些吧，不胖，面色微黑，有文人们的清秀。目光里已是成熟男人所特有的沉稳与豁达，也有文人必不可少的激情在其中闪烁。四十几岁的男人么！我不是相士，但第一眼我便有些喜欢他了。

两天的交往中，他几乎与我形影不离，使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周铁钧祖籍山东，生于辽宁，刚咿呀学语时就随父母去了科尔沁大草原，且一猛子就是18年，后又因种种原因回到了辽西义县。

或许过早的颠簸使他风尘满身，需要用文泉之水进行洗礼；或许科尔沁的胸怀过于辽阔，他想张开嘴巴高声喊些什么，也许是东北历史文化的浸染，使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从曾经的青春年少，到人已半百，他或诗歌，



我是东北人

或散文，或小说，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很多篇获奖。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特为他出了两本诗集：《生命风景》与《五色瑾》。那时他才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近几年他与人合作，相继出版发行了各类书籍近10册。他除去一些公文类的东西，已发表各类文字约200万。当称得上硕果累累，是位高产作家。也正因此，文人多爱酒。周铁钧与我同属此列，似乎酒能燃起心中的一份激情，能安慰过于沉寂孤苦的心。

本来嘛，真正的文人不会迷恋仕途光环的耀眼，不会对金钱顶礼膜拜，心中的惟一意属当时笔下的文字能多活上几年。如此而已！

酒到杯中干，周铁钧愈发神采飞扬，诗人那种机智与东北汉子的那种豪爽便在他身上渐渐融合化一，说出的话就有了诗样的美，形体展现的也写了一些大鸟的恣意与潇洒！

义县二日相聚之后，便是一番别离之苦时时泛起在我的心头。虽然也“鸿雁佳书”或电话不断，但毕竟不如把酒问天，海阔天空地面对面来得真切！

2002年年末，周铁钧突然来到我的寓所，来不及抖落满身的雪花寒暄叙怀，便从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书稿交与我。

书稿很厚，捧于手中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这部书稿是他正准备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名为《我是东北人》。

东北，是一片多么辽阔的土地！那可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的通称啊！这里不但有一望无际的东北大草原，

更有闻名于世的白山黑水，而且极其原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一种造就人杰地灵的沃土，熟知她、穿视她、赞美她……使她“跃然纸上，面目生动”，当属不易啊！

这是我见到书名之后的一些心里话，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当我通读了他的这部稿件之后，我释怀了！我欣喜了！

周铁钧，这位四十几岁的东北汉子，是怀着对东北当做母亲的一种敬畏，来发自肺腑地讴歌她的。

他出差去陕西西安，有人问他：“听说东北特别落后，现在还是‘大姑娘叼烟袋、窗户纸糊在外、养孩子吊起来’”时，他对别人的单纯或浮浅予以了坚决而机智地回击：“有，但不是现在的事。一是东北的季节夏短冬长，早年都是四个月种田、四个月过年、四个月干闲，大姑娘消愁解闷抽烟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东北山高林密、雪大风疾，历史上的老房子窗纸全靠窗棂依托，糊在里面极易被掀落；至于第三该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孩子是‘吊’在摇篮里，不见今天有的童车上也不悠悠荡荡地‘吊’着摇篮吗？”见《黑土地》，他对东北的一片深情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充斥着字里行间。

对于东北人，他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看待的。“用简短的语言从性格、行为、能力等方面，概括一个人是很难的”。如用“精明强干”来评说广东人；用“思维敏捷”来论定上海人；用“粗犷朴实”来形容陕西人；用“倔强刚直”来说明山东人；然而，他给自己生活其中的东北人以这样的定性：“豪爽！”

他不但对“兴安岭的木材、大庆的石油、长春的汽车、鞍山的钢铁、抚顺的原煤”，堪称“支撑起共和国的半壁江



山”，还对东北人“鲁莽的性格，粗俗的语言，烈辣的旱烟，乱吐的浓痰”，却予以了理解与宽怀，那份“眷眷”之情扑面而来，有如一股早春和风，直叫许多东北人眼前一亮，连呼“豪爽”！

周铁钩是位严肃而冷静的文人。严肃而冷静的他对东北的历史、现实、民俗、文化、性格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静观与反思。通过这些静观与反思，使东北人或东北人以外的东北人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禁有一种悠远的沉思漂浮在心头。

周铁钩的通篇文笔，都给人以一种意境美。读他的文章，既可感受到浓郁的灵动飘逸的散文意境，又可以欣赏到诗一样的律美。透过那些优美的文字，眼前浮动的是一幅幅的画：白山的连绵多巍峨，黑水的击荡咆哮，林立的工厂升起的白烟，干净利落、心直口快的文人，粗犷豪放的汉子，火暴的二人转，老屋、古寺、笔架山……所有这些，没有一定坚实而自如的文字功底是万万不能为之的。

东北这片黑土地不薄，黑水如母乳般不涩，她所产的大豆与红高粱当能铸造东北人的不屈的脊梁，他们也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为东北打造出一片空前绝后的辉煌。

当然，我更相信周铁钩手中的笔，会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给世人们。负载着白山黑水的土地上，也一定会负载着几位响当当的文人吧。

洳河

2003年12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黑土地	/ 1	
东北人	/ 8	
树挂	/ 25	
曲麻菜	/ 30	
二人转	/ 33	
		北方女人 / 40
		山魂 / 48
		戏说酒令 / 50
		回望辽西 / 54
		何处是故乡 / 64
旧院老屋	/ 68	
祖母的喜葫芦	/ 75	
怀念老书	/ 77	
霜冷红枫	/ 83	
认识自己	/ 86	



小城故事	/88
没有同学	/94
寻个活法	/96
想象生活	/98
不戴眼镜	/100

越写越慢	/102
寻找“好妻子”	/105
长不大，多好	/107
来世再不做男人	/109
风雪敖包	/111

怪湖	/114
烈马斗恶狼	/116
商场蛇踪	/118
孤坟鬼影	/120
晚餐	/122

犹豫	/124
提前下车	/128
翰墨春秋	/132
悲哀的作家	/135
花满自然秋	/138



"出格"的老伴儿 /140

阻车 /142

千年佛光 /143

闲话奉国寺 /149

笔架山 /153

青岩寺 /157

古塔 /161

庙会 /163

沈阳的“雀斑” /168

游戏官场 /174

笔墨杂说 /180

伴君走天涯 /183

难做文人 /186

聊钱 /189

对酒当歌 193/

记忆深处的螺钉 /196

别忙丢了自己 /198

彼此沉默 /200

心灵之约 /202

为你一醉 /204



挚爱无声 /206

落雪的冬夜 /208

没有你的日子里 /210

爱的变奏 /212

男人诈降 /214

怡然是真 /216

爱之病 /218

男女有别 /221

听上去很美 /223

实现自己 /225

对等的影响 /228

激情的威力 /232

妙在其思 /235

从“偶然想到”说起 239

思索与潜能 /241

欲望与竞争 /244

识辨借口 /248

活到老 考到老 /251

轻轻唤醒您：回家睡吧 /253

话蛇 /255



血色的黎明 /257

家有电话 /266

隐忧今日不设防 /271

关公买把假大刀 /275

"宰"你没商量 /279

旧物市场忧喜录 /283

美容潮祭 /286

广告征婚的“百慕大” /289

此间愁滋味 何人能解开 /293

答不出的为什么 /297

何时了却人情债 /300

第三个是锐角 /302

一脉香烟 /310

后记 /322

黑土地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列满载东北马铃薯的列车驶入南方某市的车站，当一辆辆卡车将装在丝织袋的马铃薯运走后，站台上留下厚厚一层粉煤灰般的黑土。人们踏来踩去，车站内外的地面都是幽黑的脚印，站长循迹追踪方知都是东北土豆惹的祸。全站职工在大打“围剿黑土战役”的同时也疑惑：这样的土也能长出东西？

没几日东北土豆火爆了这座城市，一列接一列载着土豆也载着黑土的火车接踵而至，但卸车的站台上却撑起塑布围栏，以防黑土的“环境污染。”

南方人喜欢黑土地带给他们的丰富，却讨厌黑土带来得麻烦。

稍稍析读东北的历史，就会感觉到黑土地的深沉厚重和曾有过的尊卑荣辱；契丹部族与渤海国人撕搏、拼杀，耶律保机建立了大辽；女真首领阿骨打灭辽建金继主中原；努尔哈赤奠定大清基座挥师入关；日寇铁蹄横征暴敛殖佐满洲帝国……

在 60 年代末期，关内几座城市的三百多万青年学生几乎是一夜之间涌入东北，虽然此举在中国只兴及时，



“知青们”在这场政治意义上的“闯关东”中备受煎熬，但他们为黑土地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播种下一种城市的气息。今天，年龄都已近“天命”之年的“知青”绝大多数已返归故里，但仍有许多人在黑土地上植根落户，成了当地的精英栋梁。在东北的各城市，常会有操着纯正本地口音的中年人自报故乡：北京、天津、上海……

79 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融会着“多元一体”的血脉传承，白山黑水吸纳着多民族的交流融合……

二

有据可证，人以 1.70 米身高为例，在毫无遮拦的情况下平视到地平线的距离为 6.2 公里。在松辽、松嫩东北平原上，任你走个三天五天，你平视的距离仍是 6.2 公里。在这里无法走得很快，脚下的黑土松软粘脚，步履也不会迈得很大，总有枯枝、草根缠住旅游鞋。平原上的云一般都不是在中天，只在地平线上走伏，突然云里出现了凝固的棱角，那该是山的曲线，曲线下隐现出一簇簇浓绿，那是树的轮廓，轮廓愈发清晰，便可见一个个香烟盒大小的房屋，村庄到了。

村庄一般不会很大，少则几十户、多则百余户，村路都很宽，尺一样笔直，路上常溜达着一条虎头虎脑的狗，踱出几头悠闲的猪。路两边是黑土夯实的墙，墙里的院落都很纵深，深处的屋舍窗很小、门很小，房墙却极为厚实。家家的院中都有一个硕大的柴草垛，下边多是有一群觅食的鸡在前蹬后刨……村庄的夜晚特寂静，偶尔可从哪家的



窗里传出隐隐的猜拳声，这时会有一两家的扎栅门被推开，走出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循着拳声进得屋去，不一会儿，窗内就会传出他粗喉大嗓吼起的酒令……

前几年我到西安出差，有位朋友问：“听说东北特别落后，现在还是‘大姑娘叼烟代、窗户纸糊在外、养孩子吊起来’，真有这事么？”

朋友的领悟显然偏颇了，他把民俗中的一些行为与落后牵扯到了一起。

“有，但不是现在的事。一是东北的季节是夏短冬长，早年都是四个月种田、四个月过年、四个月干闲，大姑娘消愁解闷抽烟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东北山高林密、雪大风疾，历史上的老房子窗纸全靠窗棂依托，糊在里面极易被掀落，至于第三该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孩子是‘吊’在摇篮里，不见今天有的童车上也不悠悠荡荡的‘吊’着摇篮吗？”

我笑着反问：“你们陕西‘大饼像锅盖、面条像裤带、反穿皮袄毛朝外’是先进还是落后？”

朋友支吾着，没有回答上来。

另一次是在青岛，在餐桌上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是东北人，他有些不屑一顾，海蛎子味儿的口音充满海风般的大气：“东北？就有人参、貂皮、靛鞣草嘛，没什么出众的！”

碍于情面，我没有反驳他。在这里我想说（恕我不敬）：如果论山东的出众，就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高速公路、泰山、蓬莱、曲阜等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天造物化，并不是出自山东人之手。而在“人参貂皮靛鞣草”



时尚的年代，东北却接纳了两千多万闯关东的山东难民，设想这批人和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挤在山东，该是什么样的景况？再说如今东北已很难见到严格意义上的野生人参，但在参农的种植园里却可以像拔胡萝卜，只要你抱得动。紫貂倒常可见到，但没几个人敢打，那是国家保护动物，靰鞡草仍是漫山遍野丛生，但早已失去了“宝”的作用。如今东北已没人穿靰鞡，再用不着垫鞋暖脚，高筒靴般的靰鞡有时在密林深处的小村偶可见到，也早已是霉迹斑斑

.....

一个地域民谚、民谣的传颂，代表着一个时代民俗行为、传统文化的做法或品牌，但任何做法和品牌都不能“独领风骚数百年”，若要透彻的研究它，该是民俗专家、学者的事，用现代的目光来认定一个区域的民谚、民谣的真实性和行为的存在与否，无疑是过于单纯和浮浅。

三

黑土地虽然广袤，但不像科尔沁、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样牛羊成群、牧歌嘹亮。这里生长的是高粱、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及向日葵、蓖麻、芝麻等经济作物。当年的“知青”都知道，在东北平原上“插队”不同于几十人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点”、“集体户”，而是几千甚至上万人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律沿袭部队的编制和管理模式，生产也大多是机耕作业，黑土地上每日“铁牛”奔驰、机器轰鸣。有的“知青”劳作了几年，甚至直到临近回城，也没弄清这片土地究竟有多大。农闲时，他们骑上马或驾



着车，沿着笔直的路尽情前行，会发现天际有一条晶莹的玉带，那是一条河。

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几大水系都从东北平原上静静流淌，它们虽有各自千百年来冲刷出的故道，若一旦暴唼起来却相当麻烦。1997年东北大洪水，数十万军民就在1.5万亩的松江平原上筑起绵延数十公里的拦洪大堤，目的是为保住共和国的石油重镇一大庆油田。在抗洪大军中，不乏来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官兵，虽然他们满身泥水、万分疲惫，小憩时仍用近乎贪婪的目光打量这广阔的平原、湛蓝的天空，心中感慨：复员不回家了，留在东北。

也许是巧合，今天在东北各个城市的机关单位，都可以见到这些省籍复转军人的身影。

平原向外延伸，是东北的深山密林。许多人也许是通过一本书熟知它的，书中讲述的是解放军一个小分队追捕一伙惯匪的故事。书很厚，但始终没描写一片绿叶、一朵山花，几乎到处都是雪、雪、雪。山、山、山。林、林、林。如今在外地人面前提及东北，他们脑海中很自然的会叠印出：背后是山林，脚下是雪原，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白碴皮袄，脚登长筒毡靴的汉子，“咕咚咚”的喝下几口烈酒，抹抹浓密的胡子，吆喝一声狗爬犁，飞速的消失在雪雾之中……

不错，这是典型的东北山里人。

前年，东北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报刊上说黑龙江的漠河是最佳观测点，两个爱好天文的朋友邀我同去。

几日奔波赶到地方，日食已临近，忙着立支架、找角



度、摄像、拍照……日食过后去投宿却傻了：漠河是个小镇，从全国来的天文爱好者成千上万，所有的旅馆全已爆满。我们在街上一筹莫展时，走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典型东北山里人”。

他瓮声瓮气的问：“看日食的？没地方住了吧？走，到俺家去。”

到你家去？我们觉得他有些像从“威虎山”下来的“匪首”。

见我们犹豫，他叫道：“走吧，谦虚啥呀，前边不远，走啊，不跟你们要钱。”

走就走，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还怕被你吃了不成？！

他家是三间尖脊的砖瓦房，推开黑漆的木门，他大叫：“嗨，来客啦。”

屋里走出个女人，浑身透着干练、利落：“上屋，上屋，来，上炕，上炕，天儿够冷的。”

男人摘下皮帽，脱掉皮袄，一边往下拽毡靴一边问：“你们是哪的？”

“辽宁，锦州。”

“来看日食的人可海啦，我们单位会议室都住满了，看那玩艺有啥意思，不就是天狗吃月亮嘛。”

这时墙外有人叫：“老杨大嫂子，借碗酱油。”

“咋的？你家也来客啦？”

“看日食的，南方人，说话一点儿听不懂，我给他们包几个饺子。”借酱油的是她家的邻居。

此时我们的戒心完全放了下来。据说这晚漠河有许多人家都住进了无处投宿的人。攀谈中，得知他叫杨勇忠，